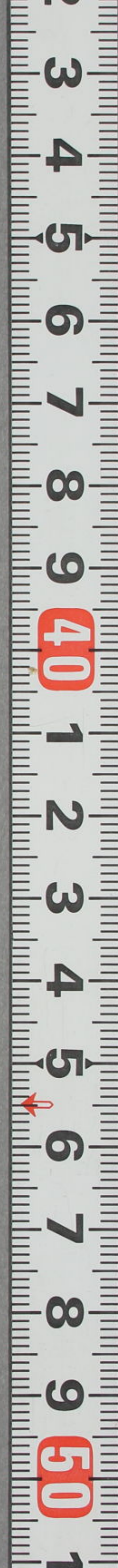


曾
~~139~~
~~29~~

14
139
29



門 曾 4
號 139
卷 29

前定錄序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日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于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顛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雖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

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
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崇文館校書郎鍾輅
序

前定錄目次

鄭虔	裴諝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林
張轅	龐嚴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韋泛	陳彥博
陸宥子	王璠	柳及
延陵包隲	沙門道昭	

前定錄

五集

前定錄目終

前定錄

鄭虔

唐鍾輅纂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

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虞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虞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虞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

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虞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白汚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虞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諝諝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集縣主簿房觀諝謁

謂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謂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謂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請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

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議，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卽

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
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
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七千已下
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
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
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換其年授
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
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
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
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
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
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
去邈之顧左右命具粳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來一食
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
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
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

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收次謂穎曰君後改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元宗幸蜀陳倉當路

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嚙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樓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椽以終者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

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成約矣。無何逼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日：君言

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日：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要，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日：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殷不第，有肉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如何？諸子曰：唯命鄭氏。

聞之泣盡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
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
所訴視之卽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
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
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
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
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
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
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
卽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因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
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
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
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
複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
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
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

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蓋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備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

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七歲箕踞傲物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歎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

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未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權兗贛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

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柱王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縣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巖

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
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
相告耳嚴喜問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
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
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
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
五月二十三口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
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冥客得元本
復書云請侯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

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口發後爲京兆尹而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
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晁
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
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卽十年前所使張
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
曰某自離二十二口後事柳下八口職甚雄盛今作泰

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
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
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
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
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更送出
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
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
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
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

史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
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
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襍秩之間明
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
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
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
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
呢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
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可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且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

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且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各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削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相見耶宣遂見之相貌甚

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具山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宜因問縣名竟不對宜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宜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宜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宜移家河東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彥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宜曰其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日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宜亦未論及唱官曰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宜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嘴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閒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

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嬰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嬰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嬰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

而思溫往見嬰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爲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襍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

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
 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
 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緘晨往生為之開卦
 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
 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
 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
 馬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汀州陳雷尉始以王生之言有

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一數紙以授之曰君
 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雷時採
 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
 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舊姓
 李者皆先謂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謂
 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
 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
 臣從子陳雷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
 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堆

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曰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校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有一

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為饑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日某欲上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閤者入曰遂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

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
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
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
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府官許之少殷曰
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
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
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樞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
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
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

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
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
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
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
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通之鎮未暇有表至江
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
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
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
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

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
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
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蹙問其
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
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
其名居不告曰明且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
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

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九
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
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算爵祿
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
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
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
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
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
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

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句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畱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画一蛇盤鏡中孝叔之叔修已元和初為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其言爾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歷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逐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

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元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揚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旣寤，獨喜不以告人。及楚同

過策試，有白中書覓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亦未可知也。」明且視榜，卽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願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虞

吳郡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言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

前定錄
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畱止一宿
明且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
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歲之事尤
覺其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
也至七月六日君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虞乃書於
晉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
官適遇朝客遂迴憩于從孫開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
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
今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

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
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
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
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
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
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
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
頭李邵賓虞名在十六卽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虞
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虞不

前定錄
論其言及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且視事有二
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
崙那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
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洛陽令
及分司郎官偕至皆故人從容宴語問答一如夢中璠
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
易王尹得非怒乎頃之璠持告牒所誌出示二客徐微

其事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
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滎陽嘗
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
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旣旣及以親老
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于滎陽未再歲後以家
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武仙再娶沈
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嘗秋夜分

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言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

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及聞說本未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基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甌甌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阿翁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問他日有人求娶沈

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
借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
曰：某以拘彼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
袂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
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買
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宏微
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包隲

延陵包隲，因選派舟於陪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力

始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
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於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墜
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
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
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目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
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
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

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廢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遷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曰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卽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于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僮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

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杜悰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甚厚悰任四川節度使馬瑱罷黔南赴闕取路出西川李術士一見瑱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瑱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缺焉瑱至闕乃知感悰不知其旨尋喻

光祿卿報狀至蜀，驚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使，怵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增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奇博，能迴上意，事遂寢。

卓異記

唐李翱撰

翱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瓌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輝昔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徽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為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已真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好邪之迹，覩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做場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怪，未得諦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為人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

自廣不俟繁書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子在

檀溪

敘封禪併兩朝

兩即帝位

平賊同日

三聖子皆登帝位

相有二親

三代為相

三拜中書令

三十二年居相位

二十七年背相

代妻父為節度

與妻父同時為相

與使主同時為相

三拜左僕射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兄弟為禮部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使

兄弟皆掌記

四代掌綸詔

座主見門生知舉

起家二年為丞相

與同列子弟為丞相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相

文士為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

非度

門生先佩金紫

門生撰座主白麻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敘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
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
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元
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鼉
飲滄溟而一息臣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療
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
歸功上元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又
元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
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

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
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載聖父恭承大寶
十有三年敬若天音四海晏然封紀泰嶽謝成于天子
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
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卽帝位

中宗皇帝宏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卽位嗣聖元年
二月八日降虜陵王聖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卽册爲皇
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卽帝位謹按中宗皇

皇異言
帝即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暨昭宗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却卽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卽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卽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卽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卽位如何對曰皇唐仗義舉旌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闔位弱才稚立欲相侔埒况高歡乃魏廢剪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宏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爲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令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元齡按元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部高孝基言知人之鑒見元齡嗟嘆謂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元齡卽仗策詣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爲謀王一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卽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卽度使加

庫部尙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為節度使

韋皇張延賞按韋皇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為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為西川矣四年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為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為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珣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早奉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珣為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珣已為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為相正共珣同列相庭當代以為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為正丞相其後以南南省事疎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嘉名者莫

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鎮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為盛矣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韓宏州外公武州田宏正魏州博布原按韓宏田宏正兩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為兩家父子同時為節度使或曰當代為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羣劫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久又坐賊敗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為禮部侍郎

崔邠鄆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鄆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為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使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夏原徐岐憲廣憲隨憲襄憲岐憲聽憲夏并滑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摩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煥簡辭孟宏正簡州鄂來按使下書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宏靖次宗從嘉貞至宏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為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耽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

邇來取士益以為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纔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為美

起家二年為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為丞相

宋璟與蘇瓌子邇同時為相按蘇邇除紫微侍郎平章

事時環嘆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寬厚博
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過其父推此爲論繼
代爲相有如此類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環初共
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環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
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
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匹况吉甫以忠明博
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

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况類不再相再相者則德
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

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爲盜憎入朝遇劫不能傷
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
詩曰灰心緣忍事霜髮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
鄆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

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爲三道用韓宏父子田宏正父子
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册拜司
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
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
拜入輔凡六拜焉當時以侍中中書令爲正相艱難以
來以寵用武臣如公文業殲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
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

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
二年座主庾公內艱服闋除尙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
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元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爲學士以備顧問
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頒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
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
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
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

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

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

子均

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孫濛

自中書舍人拜

禮部侍郎

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

為佳美者耳

卓異記終

樵異記

唐 李濟編

澹憶兒童時即歷闕公卿間敘國朝故事且兼多語其世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綴成一小輯貯之松窗

元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在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真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

數年猶載筆端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
 天元年至大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
 於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
 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資上無自專皆
 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呵嘯但謹為上客
 上在禁中常自稱呵嘯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不同
 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
 子間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
 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

則用朱年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先上聞庶明
 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為答辭甚
 謹上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
 以五十幅黃麻為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
 王上請自部練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
 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
 長安用嚴高計祿山謀臣嚴莊高尙未至升殿宮先以火千炬猛
 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及三四以是
 人間傳記者尤鮮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花呼牡丹芍藥木記云

禁中為牡丹花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

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

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

壇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

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

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醉未

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

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

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

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

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

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

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王笛以倚曲每曲遍

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

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

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

上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恥吳曰太真妃重吟前詞力

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曰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元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還顧愴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

之吾無憂矣

上好走馬擊毬內殿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語和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馬得知之幡綽曰臣曰口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美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跡尤用車損會春暮蒙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

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
 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
 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會祖天子父相王其臨淄郡
 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
 飲三銀船盡一巨餽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
 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人相每
 以忠讜屬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
 陛下深以為誠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
 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謗共危之禍忽一
 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
 斗麵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
 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
 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
 憐之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
 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

可奏爲吾者言之。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子失其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

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常於使殿語及元宗朝，尤情謬用。李林甫因再三嘆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元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元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及元費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閣，上下鄴杜之

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誠，故英威一震，姦兇自殛，而風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之上言，美武帝更僕之間，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方所能舉，上旣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林甫善爲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

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揚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
廬山之壑未爲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
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
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
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
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修巳曰斯
開元東封圖也因命丙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王如
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

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子顏色遂命進美酌盡管促
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錄中敘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
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酒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千午橋南別墅姨止
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
禮甚謹嘗經其雪多休眠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
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
公因破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
旨姨曰相自告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于公大

抑美記
慙而退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算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日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棧網下深處

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魚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榮脉動悚駭神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語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大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出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

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七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
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大逆知之是以免難

物之異聞

雷公鏢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
墓中白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
先生贈韋舟尚書鮫鱗 鏤白玉香囊并玉鐸子長三
尺餘 異竹篾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文有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中菟上藥 桃源洞中仙人棋子 不
生滿鐵腰帶 韋毅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縵巾 西蜀

織成蘭亭 蜀賓國黃金衣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名在上又小

貌亦類之 白玉劔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問悉
用條謹

撫異記終

